

地獄的佈道者

林耀德佚文選——譯介卷

翻譯·中外文學評介

楊宗翰◆主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地獄的佈道者／楊宗翰編 -- 台北縣中和市：
華文網，2001〔民90〕
面：公分
ISBN 957-459-302-9（平裝）

848.6

90016573

地獄的佈道者

林耀德佚文選V——譯介卷

地獄的佈道者

《林耀德佚文選V——譯介卷》

目次

主編序		楊宗翰
本卷序		廖咸浩
翻譯：		
詩與詩人		019
他隱匿在世界之中		024
關於〈虎的金色〉		026
忒多的傘		030
法蘭克·歐哈拉（與王添源合譯）		032
艾倫·金士堡（與王添源合譯）		039

史蒂維·史密斯（與王添源合譯）	047
妮琪·喬凡尼（與王添源合譯）	053
羅勃·克瑞利（與王添源合譯）	062
葛維·肯納爾（與王添源合譯）	074
蓋瑞·史奈德（與王添源合譯）	082
康旻思（與王添源合譯）	089
中外文學評介：	
世界人	109
最佳落選者——千里達小說家奈保爾	117
黑色藏鏡人——湯瑪士·平瓊	120
眾心之心——雪萊的身世與詩藝	127
地獄的佈道者——拜倫的詩藝與思想	136
挖掘北愛爾蘭的根與潰瘍——簡介薛摩斯·韓奈的作品	146
他隱匿在世界之中——義大利神秘主義與蒙塔萊	151
「巴爾札克社會」中的《高老頭》	161
存在主義文學代表作《瘟疫》	169

簡介 《基督山恩仇記》.....	173
附錄 II :	
關於林耀德之重要評論及訪談.....	楊宗翰.....183
林耀德逝世後相關紀念詩文要目.....	楊宗翰.....196
【林耀德檔案】.....	199

主編序

【前因】

能替林耀德先生編這套佚文選，對我來說是件計畫中的意外。這個計畫最早始於一九九八年我的一份偏執與狂想；意外的是，經過了重重阻礙與失敗，這套書最後居然還是在自己手裡完成出版。三年前，我才不過是個準大學畢業生；此刻，卻已快要取得碩士學位了。當初的計畫是想編一本《林耀德詩選》，好收納他一九九一到一九九六年間已發表而未曾結集出版的作品。在各種主、客觀條件皆相當不利的情況下，此詩選終究沒有機會面世；但「為林耀德做點事」的想法卻因此化為一根頑硬的魚骨頭，不但難以消化，還不時刺著我的意志與生活。可笑的是：我與林耀德非親非故，更無私誼，充其量不過是他的一名讀者，曾與其有過「一面之緣」罷了。

那是在一九九四年，我甫從高中畢業、準備當大學新鮮人的空閒日子。素來不喜參與座談或演講的我，某日居然匆匆用過晚飯，準備趕往辛亥路的文殊院聽講——主講人正是林耀德。早已忘了當時的講題，只記得位於地下室、可容納百餘人的講堂，空蕩蕩地坐了五位聽眾。主講者的談興顯然並未因此稍減，依然十分盡責地依規定時

間結束。不過，在場沒有任何人提出問題或發表意見。相較於講台上他的侃侃而談，台下的聽眾們選擇了沈默。不知林耀德的所思所言是離他們太近（近到不敢直視）？還是太遠（遠到目不可及）？那些話語是來自未來的聲音，還是對現在的反叛？聽眾的沈默，是代表著理解後的驚愕，抑或不解時的漠然？

現在回想起來，那次演講實在非常具有象徵意味。在得知他的個人作品集都沒有什麼「再版紀錄」後，象徵味就更是濃郁了幾分。

演講結束後我憑著一股傻勁，急忙追上已快要走到馬路邊的林耀德。我與他就這樣在紅磚道上談了十分鐘——這正是所謂「一面之緣」的由來。交談主題大抵不出當時我正在籌組的一個跨校性詩社，不過詳細內容卻早已印象模糊；唯一清楚的是，他抽著菸聽一個害羞年輕人講話時的神態。不禁讓人猜想：當七〇年代末面對「神州」、「三三」諸子時，十七歲的他應該也曾如此靦腆地求問過文學之道吧？

短短十分鐘的交談當然稱不上什麼「影響深遠」或「惠我良多」，我甚至連他到底講過什麼話都記不起來。此後，我依然是林耀德再普通不過的一名讀者，既欣賞他的睿智與洞見，也批判他的疏漏及錯謬。不知該算幸或不幸，我始終都沒有成為「林耀德迷」，反倒更加相信自己與他是完全不同世代的品種。還好，品種有別，並不妨礙品味相近。至少在文學史議題上，我們的體會與趣味可說相當一致。即便如此，我們之間始終還是維持著陌生人與陌生人的關係——直到我編完了此套選集，這種感覺依舊強烈無比。或許這是好的：透過陌生人的眼睛，才能看到不一樣的自己。

本書編選時之取捨、分類與策略，不同樣也是為了力圖再現（representation）林耀德另一種形貌身影？

【後果】

一九九六年元月八日，林耀德逝世。

作為一名寫作者，他留下的「遺產」——質量驚人的各式批評與創作——無疑是相當巨大的。它們有些相當幸運，已收錄於林氏的作品集中；有些卻因為通不過作者本人的嚴格檢驗，早早就被放棄。寫作者這類嚴肅的選擇，我們自當予以尊重。但最可惜的是，他生前所發表過的許多文章，根本沒有機會面對這種「選擇」——在還來不及作出是否要收入作品集的決定前，肉身林耀德已告別了紛擾塵世。

沒有好好地整理一個寫作者的畢生心血，說來實在是台灣文學界的羞恥。林耀德生前雖興趣廣博，但文學畢竟還是不移的志業。姑不論那些難以追索、究其全貌的「影響力」或「流傳度」，如果不能呈現（哪怕只是接近於）完整的寫作人林耀德，誰又有資格談論或評述他的功過毀譽？文學史家又是根據什麼來替他下結語？

這部《林耀德佚文選》，正是前述考量下的產物。全書共計五十萬言，分卷如下：

一、批評卷：文學評論

二、創作卷（上）：小說與極短篇·散文·劇本

三、創作卷（下）：詩·專欄寫作

四、短論卷：書評·短論與序跋·對談記錄

五、譯介卷：翻譯·中外文學評介

既名之為「佚文選」，當以蒐集林耀德散佚而未結集出版的文章為要務。編者也考慮到有所謂「時效性」問題（即前述「寫作者嚴肅的選擇」），書中選文逾九成皆為九〇年代的新作品。自一九九一年迄今，林耀德共繳出五冊評論、三冊小說、兩冊散文與一冊長詩集的成績單（這並不包括舊作新編、與人合著的作品及其他類型的創作）；而整個九〇年代，他不過才走了一半而已。在這種情況下，編者居然還能自報章雜誌找出這麼多未結集作品，林耀德充沛的創作力實在是令讀者驚歎、叫「作家」汗顏。

天既將降大任於斯人斯書，自不免在編選過程中製造些許考驗。首先是筆名問題。除了大家熟知的「林耀德」外，他還曾採用過康旻思、杜醒啞、尤酷厲、苻洪、慕容巖等等筆名。在擔任《活水文化雙週報》特約主編期間，他更是將自己一分为三，以不同筆名穿梭於「東西看」、「朱子篇」等各式專欄。有時，某大報整版副刊幾乎等於交付他（與他的眾多筆名）一手包辦。在編選工作初期，缺乏各筆名相關資訊的我，曾花費不少時間辨識、判別每篇作者之「真偽」。現在想來實在有趣，其實

哪有什麼真／偽可言——不過是場意符追逐遊戲，堆疊著無窮無盡的筆名罷了。迷宮既是林氏生前最喜歡的意象，這些筆名會不會也是他留給世人的另一座迷宮？

其次是作品的處理及發表情況。《自由副刊》自一九九二年五月中旬起連載兩百六十九回的〈朱雀戰記〉，原來正是《時間龍》的前身。而〈奧瑪異獸誌〉、〈綠區〉等單獨發表的短文，後來也成為《時間龍》的一部分。這些作品既已經原作者親自處理，此處自然不再收錄。另外，曾刊載過林耀德作品的媒體相當之多，無疑也迫使編者必須擴大搜尋範圍。譬如並非文學雜誌或報紙副刊的《動物園雜誌》與《時報周刊》就都曾登過他的詩。至於《長榮航空雜誌》上的極短篇〈馬德里的迷思與追尋〉，應該算是天外飛來的收穫吧（此文由善心乘客楊英賢先生慷慨提供）。

當然還有選擇、取捨上的痛苦裁量。林耀德已面世的作品集，絕大多數在出版前都經過作者本人的精編細校。相形之下，編者必須承認自己的選擇標準可能偏寬，部分入選詩文恐非林耀德心中得意之作。此點當然與我希望多留存一些林氏生前的文字有關；但這並不妨礙讀者用最嚴謹的眼光來衡量每篇作品的藝術成就。除了印刷上非常明顯的錯漏處外，編者十分堅持入選文章的任何字句皆不應被修改或更動。我一向認為：作品一經公開發表，創作者就該為自己所寫下的每一個字負責。

目前評介林耀德作品的文章已超過百篇（請參見第五卷附錄〈關於林耀德之重要評論與訪談〉），學院內亦有研究生選擇以他作為學位論文主題。不過我認為現在的研究情況依然存在一些缺憾，譬如林耀德創作之初萌期與末期就極少獲得評論者的關

注。想要深入了解林耀德的文學世界者，豈能輕易放過這兩個時期？我希望藉由這套選集的出版，能夠填補末期作品在資料上的「空白」；至於創作初期，讀者不妨參閱第二卷附錄中〈都市的感動〉（首篇文學獎得獎作品）與〈浮雲西北是神州〉（最早公開發表的散文）這兩篇文章。在《林耀德佚文選》織就的文本之網裡，您也發現了「另一個」林耀德嗎？

最後，必須特別感謝林耀德的幾位親友。他們對我這個陌生人的信任與善意，才是促使這套選集順利面世的最大動力。

本卷序

廖咸浩

台灣的文學批評自顏元叔引進「新批評」之後，開始如西方學院體制化。體制化的好處是文學批評變成了一套有跡可循的「學問」，但同時也不免造成了學院某些時候的狹隘。新批評體制受到當代理論的各種衝擊而土崩瓦解，但繼起的理論並未對新批評的偽科學姿態有所檢討，如結構主義及某種特定路數的符號學，更是變本加厲的把文學研究變成了「圖表與箭頭」(charts and arrows)，仿佛文學是一種自卑感濃重的「非學問」，非得戴上「科學」的假面，才能有學問的地位。這種現象到了文化研究興起後，才稍稍有所反省。但在學院中迄今也不過是一抹漣漪。

學院孤芳自賞的蛋頭氣質，到底是一種知識人天生的自殘傾向？抑或是一種面對商業體制擴張無力回天的憤怒？或竟是一種想要壟斷學院的有限資源而以退為進的作態？我寧相信是第二點，因為這還有些許關心世事的企圖；亦即這意味著雖然身居學院，但原本也是有淑世的企圖，然而面對資本主義體制中的商品化大勢，終不得不拊胸啼泣。但學院的體制化本就有其資本主義的體制根源，除非對自身的體制也同樣有基進的反省，否則也很難一定就必須擺出「比你神聖」(holier than thou) 的姿態。

故蛋頭學者的潔癖，其實是對人生的大大不敬。而學院外對學院知識繁瑣的抱

怨，也往往是在商言商的低標採購法。學術與人生之間應可有一種更具建設性的關係。不需犧牲嚴謹與細膩，也不必對人生採取排斥態度。故對學院體制根本的反省，以至試圖突破體制局限，並不一定意味著向學院外的商品體制投降，這種「反省學院」即等於「投靠商業」的簡單思考邏輯，正是哈伯馬斯被垢病的原因：「反現代性」本來有兩種可能性——新保守主義及後現代的新前衛運動——但哈氏卻逕自認定「反現代性」即「保守」。同理，「反省學院」固然有可能陷入商業的「易開罐」迷思裡，但也可能是為了把學術與人生的親密關係找回來。

以西方的前衛運動為例：前衛曾試圖把人生與藝術進行再結合的嘗試。其手法激烈，故曾經喧騰一時。但事過境遷也終歸沈寂，且一度被宣判已死。然則前衛的企圖卻也一再復活，從來沒有中斷過。把學院與人生的距離拉近一事，並不前衛，因此機會理應更大，也有無盡的機會。這就需要學院與非學院的文人能有一定的跨界交流，而且是一種相互學習的深度交流。

就拉近學院與人生的距離，耀德有相當的貢獻。他既有在野的群眾靈敏度，又是極少數非居學院之文人而能勇於向學院學習並掌有其細膩。他固然視文學之為一種事業，有其強烈企圖心，但此皆出自對文學普及的心願，故非但無須以學院的蛋頭視角厚非之，更應肯定其對文學疆域的開墾。

耀德的評論文字論理精湛，感情深切尤其是勝場。所論及者遍及各種文類、各種風格。三十多歲英年辭世，已留下了相當豐富的成果；數量與器識皆為許多學院中人所

不能及，也使在野學者的角色有了某種的典範。

我與耀德結緣多年，相交一直淡如白水，但我對他繁銳的觀察力、旺盛的學習心、雄健的企圖心、以及文化感情的執著，始終讚佩。他的評論文章能結集出版，對他是一種遲來的肯定。這雖是應得的榮耀，他倒未必一定在意。但文集對後學能有所啟發，能成為華文文學發展的助力，則必是他所懸念。

二〇〇一年十月十四日於台大外文系